

· 散文 ·

# 艾煊文集

## 丛莽林中独语

第四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艾煊文集第四卷

# 丛莽林中独语

散文卷

艾 煊

上海文艺出版社

## 艾煊文集编委会

顾 问:陆文夫

主 任:杨承志 王臻中

副主任:唐金月 赵本夫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臻中 成正和 朱苏进

杨承志 范小青 赵本夫

赵 恺 唐金月 黄蓓佳

1. 丛莽林中独语

1. 丛莽林中独语

|                 |    |
|-----------------|----|
| 洞穴岩画·····       | 3  |
| 兴趣——文学的驱动力····· | 9  |
| 走向鲁迅·····       | 13 |
| 科技化的文学创作·····   | 15 |
| 艺趣·····         | 19 |
| 散文的昨天和今天·····   | 21 |
| 散文与散话·····      | 29 |
| 散文之贵·····       | 37 |
| 隐显的危机·····      | 40 |
| 多元文化 多元文学·····  | 45 |
| 理论家与散文家·····    | 51 |
| 文学的多流向·····     | 54 |
| 文学的时空感·····     | 57 |
| 找回另一只翅膀·····    | 60 |
| 片言碎语话语言·····    | 64 |
| 诗意 诗境·····      | 70 |
| 诗与散文·····       | 71 |
| 交流·····         | 72 |
| 长画卷的魅力·····     | 74 |
| 新鲜的老故事·····     | 75 |
| “沙家浜”与沙家浜·····  | 77 |

## 2. 艺与文

|             |    |
|-------------|----|
| 针灸 针砭 ..... | 79 |
| 幽默 .....    | 80 |
| 楹联 .....    | 82 |
| 旅游文 .....   | 84 |
| 卧游 .....    | 86 |
| 两个月亮 .....  | 88 |
| 艺术的星空 ..... | 91 |

## 2. 艺与文

|                |     |
|----------------|-----|
| 亲友 伙伴 .....    | 95  |
| 副刊的编者与作者 ..... | 97  |
| 慧鼠 .....       | 100 |
| 作家与世态 .....    | 102 |
| 精神层次 .....     | 104 |
| 融溶 .....       | 106 |
| 提请注意 .....     | 108 |
| 排泄文化 .....     | 110 |
| 狡狐诡鬼之美 .....   | 113 |
| 楼与文 .....      | 116 |
| 诗乐颂黄河 .....    | 118 |
| 六十年的鲜花 .....   | 123 |
| 阿炳与张锐 .....    | 126 |
| 微笑看世态 .....    | 128 |

3. 短笛无腔信口吹

|                 |     |
|-----------------|-----|
| 汪曾祺小识 .....     | 130 |
| 胸宽天地窄 .....     | 132 |
| 大写意画家 .....     | 133 |
| 江心洲上一画翁 .....   | 136 |
| 唐圭璋和《全宋词》 ..... | 138 |
| 棋友 .....        | 141 |
| 门将 .....        | 145 |
| 平凡奇艺 .....      | 150 |
| 聪明巷 糊涂楼 .....   | 153 |
| 城内昆仑山 .....     | 154 |
| 岁除 .....        | 157 |

3. 短笛无腔信口吹

|               |     |
|---------------|-----|
| 拘礼和朴实 .....   | 161 |
| 袖珍型与超大型 ..... | 163 |
| 著名与名著 .....   | 166 |
| 艺术化的暴力源 ..... | 169 |
| 知识官司 .....    | 173 |
| 只好默然 .....    | 175 |
| 打扮历史 .....    | 178 |
| 贪泉 .....      | 181 |
| 官威 官仪 .....   | 183 |
| 目听耳视 .....    | 185 |

## 目录

## 4. 茶之余

|             |     |
|-------------|-----|
| 癌官·····     | 187 |
| 惩贪与防贪·····  | 189 |
| 舌能·····     | 191 |
| 面膜·····     | 193 |
| 金剪刀·····    | 196 |
| 收购名人·····   | 198 |
| 尘火花·····    | 203 |
| 思想文化库·····  | 207 |
| 有生命的文凭····· | 209 |
| 牛阙·····     | 211 |
| 垄断·····     | 213 |
| 灿烂与幽暗·····  | 215 |
| 体能和智能·····  | 217 |
| 黑白协调否·····  | 219 |
| 假与真·····    | 220 |
| 农贸市场·····   | 222 |

## 4. 茶之余

|             |     |
|-------------|-----|
| 醉人的茶文化····· | 227 |
| 茶性·····     | 230 |
| 石趣·····     | 234 |
| 雨花棋·····    | 236 |
| 围棋风·····    | 241 |

|               |     |
|---------------|-----|
| 棋事有感·····     | 244 |
| 无癖收藏·····     | 246 |
| 阳台花传·····     | 250 |
| 酷暑凉荷·····     | 258 |
| 岩上榕·····      | 260 |
| 人 榕 鹤·····    | 262 |
| 丹顶鹤冬都·····    | 265 |
| 人间鸟·····      | 270 |
| 鸟苑·····       | 272 |
| 燕候·····       | 274 |
| 海在楼下·····     | 276 |
| 醉绿·····       | 279 |
| 鞭 笋 竹·····    | 281 |
| 山茶皇后·····     | 283 |
| 展兰·····       | 285 |
| 艳罌粟·····      | 287 |
| 高枝压条·····     | 289 |
| 书宴之乐·····     | 290 |
| 书斋 峭斋 幻斋····· | 294 |
| 八公山豆腐·····    | 296 |
| 素斋之荤·····     | 299 |
| 野蔬之癖·····     | 301 |
| 水晶·····       | 305 |
| 城标·····       | 307 |

|          |     |
|----------|-----|
| 神水 ..... | 309 |
|----------|-----|

## 5. 鸿蒙浩茫

|                  |     |
|------------------|-----|
| 三星堆之忆 .....      | 315 |
| 游临淄 .....        | 318 |
| 追踪西楚王 .....      | 321 |
| 访奄君 .....        | 332 |
| 棠珊 .....         | 336 |
| 虞山会 .....        | 342 |
| 皇上微服夜游 .....     | 350 |
| 神游大报恩寺 .....     | 363 |
| 素 a 与素 b .....   | 366 |
| 附录:艾煊文集总目录 ..... | 369 |

## 从 莽 林 中 独 语

“我们有三四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在和西方文化交遇、对抗、冲撞、认同之中如何融合？这两种文化都是强势文化，冲撞、融合的过程已历时一百多年了，但前景仍是模糊、浑沌、朦胧状态，难以清晰地认识。这就是我们整个现代社会普遍遇到的两种文化冲撞和融溶的奇异景观。”

“笑话的背后有严肃的哲理，严肃的人生。翻过来看，正经话的背后隐藏着滑稽的世态。幽默，将颠倒的乾坤，再颠倒过去，颠倒回来。”

“现代文学，并非独臂英雄。文学向来是两翼共举、振双翅而飞翔的，这两翼就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此两翼齐飞并非始自今日，应该说这种现象是贯串于文学史的始终。”

作家对种种文学现象，自言自语般地进行着思索和探究。



## 洞穴岩画

---

夜间睡得少，白天又好打瞌睡，这大概就是标志人开始进入了无法逆转的老境。眼睁睁地凝望着时间之河，在朦胧的夜色中默默地流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躺在时间的河边胡思乱想，不连贯、无逻辑，也无完整的故事结构。头脑是明白清醒的，意识状态却似梦非梦。眼前的事，常常一闪而过，成为过眼云烟，不易进入记忆的仓库。而幼年、青年、壮年的种种琐屑细事，常常不请而自来。

有时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变成为一个以文字为职业，涂涂画画小说、散文，即所谓当作家的人。这真是人生道路上懵里懵懂，说不明、讲不清的糊涂账。我的出身，既非书香门第，更非簪缨之家。我的师友、亲长中，也未发现饱学之士。医生也未能证明我的脑袋里多长了一根文学之弦。既无深厚的文学根底，又无宿世的文学因缘。幼时做《我的志愿》一类命题作文时，也从未立过当作家之志。不是藐视作家之业乃雕虫小技，也不是仰望作家于云端，高不可攀。只是因为当时我的生活中，从未碰到过一个作家，连打算进入文学作坊的准作家，也从无相见的机缘。

人总是从切身经验中感知世界的。在我居住的那个闭塞的小镇上，幼年时代，最令我钦敬的是众多的手工艺匠人：漆匠，篾匠，雕花木匠。我曾想过进入手工艺匠人的神奇世界。

随着年岁的增长，稚气渐少，世故渐多，学会了仰头看社会。青少年学生倾向于崇拜伟人，也暗地里立下志向，准备做伟人。拿破仑、孙中山、李白、曹雪芹、苏东坡、文天祥，这些令人钦敬的伟人，都是站在九天之上，祥云呵护，若隐若显的伟人，看不清，摸不到。小镇现实中的伟人，一类是操纵镇上种种公务的士绅，绅士们派头很大，家中仆从成行，整天横陈烟榻，吞云吐雾，出门三步必有轿子伺候。这样的小镇伟人，我是天生做不成的。一来家中经常米缸空空，想阔也阔不起来。即使口袋里饱鼓鼓的，我也不愿掏出一枚铜板或一张角票去换大烟抽。抽鸦片一毛不拔，便失了起码的绅士风度。对绅士的厌恶情绪与畏惧心理二者兼有。小镇上的另一类伟人，就是启人智慧的小学教师，这十来位小学教师构成了小镇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群。

我读书时虽是“五四”以后，小镇上仍是师道极其尊严的社会。有的家眷不在镇上的老师，也到学生家里吃派饭。老师来吃饭，家长欢天喜地，似乎是迎接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贵宾。

那时老师们传授知识，就像穆罕默德传教时，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执宝剑一样。我的老师们也是一手捧教科书，一手持戒尺。教惩并重，是我们小镇社会公认的最佳教育方法。

那时的师生关系是很奇妙的。有的老师和学生，仅只有知识的授受关系，也就是买主与卖主之间，冰冷的商品交换关系。有的老师规矩方圆，在学生的心目中，或是崇高的道德楷模，或是祠堂里的神主牌位。有的师生间互相视对方为敌，是猫与鼠的天敌联系。有的老师漠视尊卑，善与学生友好相处，成了忘年交。只有那种师生变恋人、师生变夫妻的佳话，在我们那个封闭

的小镇上从未发生过,也是极不易发生的。

站在三岔路口,向我指出一条文学小路的,正是其中一位欢喜打手心,极其苛严,学生畏之如鼠畏猫的小学国文教师翟味西先生。但他也从未向我传授过如何当作家之秘诀(想来他也未必懂得此中有何奥妙)。也未教过我写小说、写散文的奇妙诀窍。只教过一点写诗的“平平仄仄平平”之类人人都会背诵的口诀。

翟老师从不按照部颁或大学院审定的教科书上课。他自编讲义作为正课教材。选的全是古今文学名著。他是把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统一起来教的。当时的小学教材,是把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分开来的。现在的小学教材,更倾向于把语言文字和政治教育融为一体的。

我的这位启蒙老师,把语言文字教育提高到语言文学的水平,使学生受益良多。我就是顺着他手指的指向,远远地站在文学的侧门外,以极其神秘的好奇心,向深不可测的文学重楼深院窥探。

窥探到了一点影子,跟着就悄悄地进行模仿涂抹。就像栖身于洞穴里的原始人,虽然赤条条身上并无寸缕装点,却还要模仿自然,一笔不苟地涂刻岩画。没有高深的立意,没有目的,全凭兴之所至。这大概就是我最初进入文学的原始蒙昧状态。

在老师没有明言的诱导下,诱发了对文学的兴趣。信笔涂抹的东西,偷偷地插上小说、诗、散文的辉煌雀翎。但从来不曾给人看过。我生性羞怯,连最要好的同学也不敢给他看。头一天晚上,在菜油灯下写得很有兴致,觉得音韵铿锵,情节感人肺腑。睡过一觉,第二天早上再一看,索然寡味。庆幸没有给人看过,不致贻为笑柄。连忙撕毁,投之灶膛。

以后触景生情,甚至无病呻吟,只要兴之所至,又会再去涂

抹一通。爱读文学书,欢喜躲在洞穴里涂抹,都只是兴趣而已。并不晓得它有什么用处。晓得它有社会的、人生的、审美的诸多用场,那是以后年龄大了,才慢慢逐渐明白的。

参加革命以后,忙于实际工作,也在闲时写过一点散文、歌词之类。不成型,不敢用真名发表,怕人笑话。编辑海涵,百花园中不弃一棵小草,费心扶植。二十一岁那年,调我去当新闻记者,从此后,一辈子和文字结下了难分难解的情缘。

当了战地记者,对文学的兴趣也就转移到了新闻写作上。写写就逐渐明白了,文学和新闻,都是拿语言文字当作工具,但两者对语言的要求,相去甚远。开头,很讨厌新闻语汇中那些千文一腔,天天用滥了的那些套话、陈话、官话。后来慢慢明白了,新闻是盖交饭、速食面,现做现吃。上午采访,下午写作,晚上发稿。时间第一,容不得你去细磨慢琢。只好把熟见的词儿,随手抓来填进文章里边。文学修养好些的记者,也善于把文学的某些语言技巧,拿来修饰自己的新闻通讯。

文学和新闻并不是孪生兄弟。它们是近亲,但谱系不同。新闻和文学都来源于生活,新闻和生活的关系,是快速的选择,是即时的再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是厚积累,深沉淀,是再创造。当中还需要加进想象的酵母,使生活发酵,变味,变形,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识。

四十年代初,解放区新闻界曾发起过一次反“客里空”运动。新闻必须忠实于生活本来的面貌,不容虚构臆想。文学必用的虚构手段,新闻却视为大敌。新闻和文学都讲真实,但两者的真实观,是极不相同的。记者当久了,回过头再去写小说,头脑受新闻真实拘束,乍写小说,难免会有过实之弊。

斗争生活中许多丰富复杂的人物,新闻容纳不下。极其有味的琐事趣闻,也不尽符合新闻的要求。面对如此诱人的斗争

生活，一铺开稿纸，情思不可遏止，非长篇，不足以抒胸臆。到底长篇为何物，怎么样才能把那些感动过自己的情感，拿出来再去感动别人？茫茫然，心底无策，手中无法。这时，托尔斯泰、曹雪芹、屠格涅夫、司汤达、雨果，这些文学大师，这些长篇的巨匠，这些并不开口教导，并不挥动教鞭的老师们，却在冥冥之中给予指点。

后来，有些年轻的朋友，问我有何诀窍。我坦诚地说，我的法术有限，你把我的全部爬树本领学去了，顶多只能成为猫，成不了豹，成不了虎，成不了山林之王。那些坐在书山顶上不說話的老师，才是真正高明的老师。即使是初学写作者，也应以高手为师，以文学大师为师。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眼高手低，是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正常现象。

诗、散文、小说，同为语言艺术，但这几种不同的语言艺术形式，对语言的要求，却那么样千差万别。

语言在小说中有多样功能，它是人物、情节的粘合剂。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对话语言，又有主客之别。

于诗，语言既是它的衣裙，又是它的血肉之躯。“推”乎，“敲”乎？为一字之定易，绞尽脑汁。为一字之立，可拈断几根胡须。

语言是茶，令人口香。语言是酒，令人沉醉。语言是梦，不知自身是人是蝶。它有色彩、有音韵、有节奏，它有力度，有透明度。可看，可听。如花、如水、如云、如月、如棋、如琴，可以把玩，可以鉴赏。

散文写惯了，散文的习惯也会侵袭进小说的王国。小说所构成的客观世界里，溶进了作者毫不避讳的主观情感。

我的某些文字发表后，有的朋友问我，你这作品到底算是小说，还是算作散文？我也糊涂了，确有几分像小说，又有几分像

散文,非驴非马,出身和家世,难以明明白白的界定。

这是恼人的事,文章是混血儿,在“寻根热”中,难以寻到父系祖坟。在《楚辞》、《昭明文选》中,寻不到文根。在深山老林大漠蛮荒之域,也难以寻到土根。

也许就像《三国演义》卷首语所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文体于我,也许也有一个分久则合,合久则分的过程。

文学是洞窟岩穴,幽深无底。直到现在,我好似还是在光线朦胧的原始洞穴中,腰围一块遮羞的兽皮,靠竹篾火把照明,一笔一笔笨拙地涂刻岩画。